

[美]劳伦斯·布洛克—著 林大容—译

Lawrence Block

*Out on the
Cutting
Edge*

刀锋之先

卷外信



刀锋之先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一著
林大容一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锋之先 / (美) 劳伦斯·布洛克著; 林大容译

—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3

(马修·斯卡德系列)

ISBN 978-7-220-10670-5

I. ①刀… II. ①劳… ②林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8027号

Out on the Cutting Edge © 1989 by Lawrence Block

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von Books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Publishers, New York, New York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,

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、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。

本中文简体版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(北京)图书有限责任公司。

DAOFENG ZHI XIAN

刀锋之先

著 者

译 者

选题策划

出版统筹

编辑统筹

特约编辑

责任编辑

装帧制造

营销推广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

林大容

后浪出版公司

吴兴元

梅天明

皮建军

李淑云 熊 韵

墨白空间·陈威伸

ONEBOOK

出版发行

网 址

E - mail

印 刷

成品尺寸

印 张

字 数

版 次

印 次

书 号
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crmchs@sina.com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130mm × 210mm

9

163千

2018年6月第1版

2018年6月第1次

978-7-220-10670-5

39.00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010-64010019

四川省版权局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:21-2018-17

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
就在第五十二号街，
心神不定且忧惧，
当狡猾的希望终结了
一个卑劣欺瞒的十年：
愤怒与恐惧的电波
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
陆地间往来传送，
纠缠着我们的私生活；
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气味
侵扰了这九月之夜

——W. H. 奥登^①

^① 选自《奥登诗选：1927—1947》，W. H. 奥登著，马鸣谦，蔡海燕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4年。

每次想象这件事，我脑子里总是一个完美夏日，太阳高高地挂在明亮的蓝天中。当然，这是在夏天，但我无从知道天气，或甚至是不是发生在白天。某个跟这件事有关的人提到了月光，不过他也不在场。或许他的想象中出现了月亮，就像我的想象选择了明亮的太阳、蓝色的天空，还有飘散着的棉絮般的白云。

他们待在白色农舍敞开的门廊上。偶尔我会想象他们在屋里，坐在厨房的松木餐桌上，但我更常想象他们坐在门廊上。一个大玻璃壶里装满了葡萄柚汁掺伏特加，他们坐在门廊喝着“咸狗”鸡尾酒。

有时我想象他们在农场散步，手牵着手，或者搂着彼此的腰。她喝了很多酒，因此变得话多而亢奋，脚步有些不稳。她对着牛哞哞地叫，对着鸡咯咯地喊，还朝着猪发出哼哼的叫声，然后嘲笑全世界。

或者我会看到他们穿过森林，出现在溪水旁。数百年前有位法国画家，笔下总是理想中的乡村景色，赤足

的牧羊人和挤牛奶女工在大自然中嬉戏。我想象中的画面可能就是他画过的。

现在他们在溪边，一丝不挂，然后在凉凉的草地上做爱。

我的想象在这个地方受到了限制。或许只是对别人隐私的尊重而已，反正我脑中只有她脸部的特写画面。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，然后他们就像梦中的报纸文章一般，在我可以看清楚之前就已经变形模糊了。

他亮出刀子，她睁大了眼睛，然后他们两个的影像变模糊了。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。

这是我的想象，我并不认为我的想象跟实际情况很接近。怎么可能接近呢？即使是目击证人的证词也是出了名的不可靠，何况我根本没有亲眼目击。我没见过那个农场，甚至不知道那儿是不是有条小溪。

我也从没见过她，只看过照片。我现在就看着其中一张。我好像可以看到她脸上表情的变化，还有她睁大的眼睛。不过我当然看不到这些，根据这些照片，我只能看到时光冻结的那一刻。这不是魔术照片，你不能从中看到过去或未来。如果你把照片翻过来，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和电话，不过只要再翻过去，就永远是那个姿势，她嘴唇微张，双眼看着镜头，谜一样的表情。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，可是照片不会告诉你任何秘密。

这点我明白。我已经看得够久了。

纽约有三个著名的演员联谊团体，几年前一个名叫莫里斯·詹金斯-劳埃德的演员曾给这三个联谊会作了个简单的注解。“‘戏剧家’是绅士，”他拿腔拿调地说，“却要装成演员。‘羔羊’是演员，却要装成绅士。至于‘修士’呢——‘修士’是两者皆非，却要装成两者皆是。”

我不知道詹金斯-劳埃德属于哪一类。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多数时间都醉醺醺的，却假装自己很清醒。他常去阿姆斯特朗酒吧，就在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。他总是喝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，可以喝上整天整夜而面不改色。他喝了酒从不提高嗓门、从不出丑、从不会摔下椅子。到了夜深时分或许说话会有点不清楚，但也不过就是这样。戏剧家、羔羊，或修士，他喝酒像个绅士。

死得也像个绅士。他死于食道破裂时，我还在酗酒。一般来说这不会是酒鬼的头号死因，不过好像也没听说过哪个不喝酒的人会因此而死。我不确定造成食道破裂的确切原因，也许是多年来从食道灌酒下去累积的恶果，也许是每天早上总要吐一两次造成的食道紧绷所致。

我已经很久没想到莫里斯·詹金斯-劳埃德了，

现在想到他，是因为我正要去参加匿名戒酒会的聚会，地点就在一栋建筑的二楼，那儿曾经是羔羊俱乐部的会址。这栋位于西四十四街的高雅白色建筑，几年前成为羔羊俱乐部无法负担的奢侈品，于是他们卖掉房子搬到中城，和另一个社团共用办公室。有个教会组织买下了这个产业，现在成了实验剧场，并提供给其他教会活动使用。星期四晚上，匿名戒酒会的“新开始”团体会象征性地付点钱作为会议室的使用费。

聚会从八点半到九点半。我提早十分钟到那儿，向会议主席作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倒了咖啡，坐到他指定的位置。这个长方形的大会议室里放了十张六脚桌子，我的位置离门很远，就在主席旁边。

到了八点半，大约有三十五个人围着房间里的桌子各自坐下，用一次性杯子喝咖啡。主席宣布会议开始，念了匿名戒酒会开场白，然后叫一个人念了《戒酒大书》第五章里的一部分。他又宣布了几件事——周末上西区有一个舞会，默里山有一个团体的周年庆，酗酒者亲友互助协会成立了一个新团体，第九大道犹太教堂的那个团体因犹太假期取消下两次聚会。

然后主席说：“我们今晚的演讲人是马修，来自‘戒酒很简单’团体。”

我很紧张，那是当然的。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就开始紧张，每回我当演讲人之前都会这样，不过紧张会过去。他介绍我时，全场响起一阵礼貌的掌声，掌声

停息后，我说：“谢谢，我名叫马修，我是个酒鬼。”然后紧张感就消失了，于是我坐在那儿开始讲我的故事。

我讲了大约二十分钟，不记得说了些什么。基本上你就是讲以前如何如何，接着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现在如何如何。我就是依样画葫芦，不过每回讲的内容都不一样。

有些人的故事极富启示性，有资格上电视。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以前在东圣路易斯如何贫困潦倒，如今他们是前途光明的IBM总裁。我没有这类故事可讲。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，做原来的事情维生。不同的是我以前喝酒现在不喝，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启示。

我说完后，另一轮掌声响起，然后大家传递篮子，每个人在里头放个一块或两毛五或什么也不放，算是场租和咖啡费用。休息五分钟后，会议重新开始。每个聚会的形式不一样，这个聚会是全场每个人轮流说两句。

会议室里我认得的人大概有十个，还有六七个看起来眼熟。有个方下巴的红发女人从我曾经当过警察的事情说起。

“你可能来过我家，”她说，“警察每星期来我家一次。我和我丈夫喝了酒就会打架，有些邻居会打电话报警，然后警察就会跑来。有个警察连续来了三

次，我们就搭上了，他跟我也打架，又有人打电话找警察。那些人总是打电话叫警察来找我，就算事情是因为我跟一个警察在一起所引起的也一样。”

九点半我们念过主祷文后结束聚会。几个人过来跟我握手并谢谢我带头发言。其他大部分人都匆匆忙忙冲出大楼，急着去抽烟。

外头是凉爽的早秋。溽暑已过，凉快的夜晚令人舒畅。我向西走了半个街区，有个男人从路旁的一个门洞里走出来，问我能不能给他点零钱。他穿着不配套的长裤和西装外套，脚上是一双破球鞋，没穿袜子。他看起来三十五岁，不过可能更年轻。街头生活会让你变老。

他需要洗个澡、刮个胡子、理个发。他所需要的远超过我所能给的。我给他的只是一块钱。我从裤兜里摸出来，放在他手心里。他谢我并说上帝保佑我。我又开始走，快走到百老汇大道转角时，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

我转头，认出喊我的是一个叫埃迪的家伙。他刚刚参加了那个聚会，我偶尔也会在其他聚会上碰到他。他急步跟上我。

“嘿，马修，”他说，“想不想去喝杯咖啡？”

“我开会时喝过三杯了，还是直接回家吧。”

“你往北走？我跟你顺路。”

我们从百老汇大道拐到四十七街，穿过第八大

道，右转继续朝北走。沿路有五个人跟我们要钱，我拒绝了其中两个，给了其他三个每人一块钱，并得到了他们的致谢和祝福。第三个人拿了钱并祝福我之后，埃迪说：“天啊，你一定是全西区最心软的人了。你怎么搞的，马修，没办法说不吗？”

“有时候我会拒绝他们。”

“不过大部分都不会。”

“大部分不会。”

“我前两天看到市长上电视，他说我们不该给街上的人钱。他说他们半数都有毒瘾，只会拿那些钱去买毒品。”

“对，而另外一半会把钱花在食物和住所上。”

“他说本市会免费提供床和热的食物给任何需要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让你想不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睡在街边，翻垃圾箱找东西吃。”

“他也想严厉对付那些擦玻璃的人。知道吧？就是那些帮你擦汽车挡风玻璃的家伙，也不管玻璃脏不脏，擦完了就伸手跟你要钱。他说他不喜欢那些家伙把街道弄成这样，难看。”

“他是对的，”我说，“他们也都是身强体健的人，完全可以出去作奸犯科或袭击卖酒的杂货店，这样大家就看不到了。”

“看来你不怎么支持市长。”

“我想他还可以，”我说，“虽然我觉得他的心眼只有葡萄干那么大，但或许这是担任市长的一种必备条件。我尽量不去注意谁是市长，或者他说了些什么。我每天都送出几块钱，如此而已。损害不了我什么，也帮不了别人太多忙，不过就是我这阵子在做的事情罢了。”

“街上总是少不了讨钱的人的。”

的确，整个城市都可以看到他们，睡在公园里、地铁隧道里、公交车和火车的候车室里。有些有精神问题，有些有毒瘾，还有些只不过是在人生的赛跑中踏错一步，就再没有容身之处。没有住所就很难找到工作，很难在面试时让自己保持体面，不过其中某些人“曾经”有过工作。纽约的公寓很难找，也很难负担得起；有房租、管理费和中介公司的佣金要付，可能得花两千块以上才能住进一所公寓。就算你能保住一份工作，又怎么能存得了那么多钱呢？

“感谢上帝我有个地方住，”埃迪说，“你大概不会相信，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公寓。往北走一个街区再左转穿过两个街区，靠近第十大道那儿。它不是我最早住的地方，原来的地方已经消失了，整栋楼拆掉，盖了所新的高中。我们搬出那儿是在我，记不清楚了，九岁吧？一定是，因为那时候我三年级。你知道我坐过牢吗？”

“三年级的时候，不会吧？”

他笑了：“不是，那是再后来的事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在绿港监狱的时候我老爸死了，我出狱后没有地方可待，就搬去跟我妈一起住。我不常在家，那儿只不过是个让我放衣服和东西的地方，不过后来她生病了，我就留在那儿陪她，她死后我继续住着。四楼，有三个小房间，不过，马修，你知道，那是因为房租管制。一百二十二元七毛五一个月。城里像样点儿的旅馆，妈的，一个晚上就得付这么多钱。”

而且，让人惊讶的是，那一带都开始高级起来了。地狱厨房百年来一直是个险恶、粗悍的区域，现在地产商改口称此处为克林顿，而且把出租公寓改成共管公寓，每户卖六位数的价格。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穷人去了哪里，或者有钱人是从哪儿来的。

他说：“美丽的夜，不是吗？当然我们还来不及欣赏，就会抱怨太冷了。有时候你会被热个半死，紧接着又忽然发现夏天怎么就过完了。夜里总是冷得特别快，呃？”

“大家都这么说。”

他三十好几了，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，瘦瘦的，皮肤苍白，黯淡的蓝色眼珠。他的头发是淡棕色的，不过现在开始秃了，后退的发际线加上龅牙，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兔子。

就算我不知道他坐过牢，或许也猜得到，虽然我

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看起来就是像个混混。或许是综合印象吧，虚张声势加上鬼鬼祟祟，那种态度表现在他的双肩和犹疑不定的眼神里。我不会说这些看起来很显眼，不过第一次在戒酒聚会上注意到他，我就想着这家伙以前干过坏事，他看起来就像会走上歪路的那种人。

他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一支，我摇摇头。他自己拿了一支，擦了火柴点烟，双手拢起来挡风。他喷出烟，然后把香烟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瞧。“我应该戒掉这些操蛋的小毛病，”他说，“不喝酒却死于肺癌，概率有多大？”

“你多久没喝酒了，埃迪？”

“快七个月了。”

“了不起。”

“我参加聚会快一年了，不过花了好一阵子才停止喝酒。”

“我也不是马上就戒掉的。”

“是吗？呃，我挣扎了一两个月，然后我想，我还是可以抽大麻，因为，该死，大麻不是我的问题，酒精才是我的问题。不过我想在聚会里听到的那些事情逐渐产生了影响，然后我把大麻也戒掉了。现在我已经快七个月完全不沾了。”

“好厉害。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“至于香烟，据说一口气想戒掉太多东西，不是个聪明的办法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想等我戒满一年再说吧。”他深深吸了一口，烟头烧得亮红。“我家就往这儿走，你确定不过去喝杯咖啡？”

“不要了，不过我跟你一起走过第九大道吧。”

我们走过穿越市内的漫长街区，然后在街角站着聊了几分钟。我不太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。在街角时，他说：“主席介绍你的时候，说你所属的团体是‘戒酒很简单’。就是在圣保罗教堂聚会的那个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‘戒酒很简单’是正式名字，不过每个人都只叫它‘圣保罗’。”

“你常常去？”

“偶尔。”

“或许以后我会在那儿见到你。唔，马修，你有电话什么的吗？”

“有，我住在一家旅社，西北旅社。你打到前台他们就会转给我。”

“我该说找谁？”

我盯了他一秒钟，然后笑了。我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小叠皮夹大小的照片，每张背面都用印章盖上了我的名字和电话。我掏一张出来递给他。他说：“马修·斯卡德。这就是你，呃？”他把卡片翻过来，“可是这不是你。”

“你认得她吗？”

他摇头：“她是谁？”

“我在找的一个女孩子。”

“难怪你要找。如果找到两个的话，分一个给我。这怎么回事，你的工作吗？”

“答对了。”

“美女一个。年轻，至少拍照的时候如此。她多大？大概二十一吧？”

“现在二十四了。照片是一两年前拍的。”

“二十四，真年轻，”他说，又把照片翻过来，“马修·斯卡德。真滑稽，你知道某个人最私密的事，却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是指姓。我姓邓菲，不过说不定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原先不知道。”

“等我有了电话再给你。一年半前因为没付电话费被切断了，这几天我会去办理恢复通话。跟你聊天真不错，马修。或许明天晚上我会在圣保罗见到你。”

“我大概会去。”

“我一定会去。你保重。”

“你也是，埃迪。”

等到绿灯亮了，他快步过马路。走到一半又转头朝着我笑，“我希望你找到那个女孩。”他说。

那天晚上我没找到她，也没找到任何女孩。我走

完剩下的路回到西五十七街，停在旅社前台前。没有留话，不过雅各布主动告诉我，有三通电话打来找过我，每隔半小时一通。“可能是同一个人打的，”他说，“他没留话。”

我上楼回房，坐下来打开一本书，没看几页电话就响了。

我拿起听筒，听到一个男人说：“斯卡德吗？”我说：“赏金是多少？”

“什么赏金？”

“你是在找那个女孩的人吗？”

我可以挂了电话，不过我说：“什么女孩？”

“一面是她的照片，另一面是你的名字。你不在找她吗？”

“你知道她在哪儿？”

“先回答我的问题，”他说，“赏金是多少？”

“可能很少。”

“很少是多少？”

“要发财还不够。”

“说个数字。”

“或许两百元吧。”

“五百元怎么样？”

价钱其实不重要，他没东西可以卖给我。“好吧，”我同意，“五百元。”

“妈的，可真不多。”